

## 第七十九回 結絲羅兩國相好 獻降書元帥班師

話說沈太師道：“別的計策不能害死這畜生，惟有保他一本，言前日林璋掛元帥印，實無先鋒，今有新科狀元馮旭，文武全才，可掛先鋒之印，與林璋一同征西，奏凱還朝，論功封賞。錢林、朱珏可一同前去。弟想徐弘基南北大戰久練兵法，今尚失機於胡人，被困空城。何況這幾個書生曉得甚麼兵法？一定死於胡人之手，豈不快哉？”花太師大喜：“難得年兄高才，正是如此如此，方可報仇雪恨。”

當日花太師別去，沈謙就在燈下寫本。次日五鼓，天子登殿，百官朝拜已畢。左班中走出武英殿大學士沈謙，跪奏道：“臣有保本助徐弘基掃清寇賊，即日回朝。”天子問道：“卿舉何人？”沈謙稟道：“新科狀元馮旭，文武全才可掛先鋒印。”天子大喜准奏。即降旨封馮旭為前部先鋒，錢林、朱珏為左右參謀之職，速向西涼進發。馮旭在寓正與錢、朱二人商議上表謝恩，忽聞聖旨到來，三鼎甲連忙接旨。宣讀已畢，三人謝恩。馮旭與錢、朱相見道：“我等文臣怎掛先鋒之印。”錢、朱二人齊道：“君命怎違拗，聞得常國公住居山東登州府，兄長領兵前去請他同行，好奪大功。”馮旭大喜，即日收拾起行。正是：

一朝權在手，言出鬼神驚。

馮先鋒帶領兵丁人馬，竟奔登州而去，非止一日，早有探子報道：“前途登州，請令定奪。”馮旭下令安營。馮旭、錢林帶些從人來拜常國公，到了府門，遞進名帖，常萬青看馮旭、錢林名字心中大喜，連忙出來迎接。三人相見，喜出望外，邀至內書房坐下。馮旭、錢、朱遂將前前後後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常萬青大笑道：“不但救了翠秀，連月英妹子，亦在舍下。”馮旭、錢林二人驚喜道：“如何卻在此處？”

常萬青道：“自從劫法場之後，到了揚子江心被馬傑擒住，多虧湯彪弟與馬雲兄救俺到龍潭。分別同姚先生分船，直往淮安，方纔回家。及至高唐州管下，有座迎風山，山上出了一個草寇，名喚董天雄，打劫客商，擄掠婦女，俺就上山燒他山寨，與他大門一場，被俺殺了。見有許多婦女，內有兩個女子哭得甚淒慘，問他的根由，他說是杭州錢月英，同使女落霞，女扮男裝，往山東舅舅住所，當日從山前經過，被賊擄上高山，識破行藏，晚間就要強逼。俺聽得此言，即將二人帶至家中，家母認為義女。俺一時要往桃源縣，訪問賢弟下落，不想賢弟已奪高魁，奉旨往西至此。”

馮旭、錢林二人又起身至後堂，叩謝老伯母。拜畢，錢月英同落霞出來，夫妻兄妹相會，各訴別後之苦，兩行珠淚亂滾，大哭一場。月英道：“哥哥，母親現在何處？”錢林道：“愚兄自翠秀殺死花文芳，連夜逃走，也不知母親下落，說罷兄妹抱頭又哭。”常萬青勸道：“今日相逢，尚冀團圓，少要悲傷。”吩咐速擺酒席，慶賀小團圓。

內席是錢月英、落霞、老夫人三個；外席是馮、錢、朱常四人，重敘了一番別後之情。馮旭方纔說道：“弟有一言相告，不知兄長見納否？”常萬青道：“你我弟兄有話請說。”馮旭道：“荷蒙天恩，敕賜征西先鋒，同家母舅合兵一處，救徐千歲回朝，但弟軟弱書生，那知槍舞劍，意欲請兄大駕，幫助成功。”萬青大笑道：“自古說得好：‘學成文武藝，貨賣帝王家’，俺就有此意，出力皇家。前番劫了法場，殺死無數官兵，有罪在身，難得賢弟征西，愚兄願去立功以贖前罪。”馮旭、錢林二人，聽了大喜，暫宿一宵，次日起程。

錢林辭別妹子，說道：“賢妹安心在此住著，待我班師回朝，同你一齊歸家。”當日常萬青辭別了母親，同馮旭起程，星夜前進，按下不言。

再言林璋奉旨征西，一路逢州過縣，揀選雄兵，真是兵多將勇，早到東華山。湯彪道：“前面卻是馬兄山寨。待小姪一人前去招來見元帥。”林公大喜，吩咐紮下營寨。伏路嘍羅看見，一路鑼響，一齊喊道：“留下買路錢。”湯彪高聲喝道：“你等聽著，快報你的寨主得知，祇說故人湯彪求見。”嘍羅聞言飛報上山。湯彪來至銀安殿上施禮已畢，分賓主坐下。馬雲吩咐宰羊殺豬，做個喜會筵席，便問湯彪別後之話，怎麼今日到此？湯彪道：“自別後，即與家父進京，荷蒙聖恩，家父陞了兵部尚書。皇上欽賜林伯父七省經略，要人相助，欽點小弟，七省大廳之職，同林老伯出京，由濟寧到金陵；又下旨意封林老伯為兩路征西大元帥，速赴鎮陽城，救出定國公回朝。故爾前來，敢煩兄長相助一臂之力，不知尊兄意下如何？”馬雲道：“那個林老伯？”湯彪道：“就是當日在西湖五柳園與小弟同席的，此人姓林，名璋。”馬雲大笑道：“好好好，俺祇記得他的品貌，必定大貴，今已果然。但咱家昔日一人一騎，劫了皇家八十三萬皇杠，身犯大罪。為此聚集在山，做了草寇，此事斷不可從命。”

湯彪道：“馬兄，你既知有罪在身，今正當隨林老伯征西，奏凱之時，將功贖罪，堂堂丈夫，也得封妻蔭子，豈可久居綠林而終，隱姓埋名，默默無聞乎？”馬雲聽了這番言語大喜道：“既然立功可贖前罪，就同兄前去走一遭。”於是湯彪亦大喜，遂同馬雲下山，到了營門迎接進去，湯彪領馬雲上了大帳。

馬雲欲行參拜，林公連忙離位，雙手相攜道：“你我今日相逢，祇行朋友之禮。”馬雲道：“小將願投麾下，豈有不拜之禮？”林璋再三不肯，行了半禮，祇得坐下，各訴別後之情。

少停，馬雲別過上山。眾嘍羅兵將願去者，隨軍而去，不願去者，各給銀兩歸農。吩咐已畢，放火燒了山寨，領眾將下山，會合一處。林公取出令箭，催遣各路糧草，三聲大炮，拔起營寨，一路上人馬浩浩蕩蕩，往前而行。

到了山西太原府，紮下營寨，候各處兵到齊。忽見藍旗報道：“稟上大老爺，今有征西先鋒在營門等候。”林公看那手本，新科狀元馮旭敕賜征西先鋒，林公吩咐進來。馮旭隨即進帳，朝上鞠躬，口稱元帥在上，恕末將甲冑在身，不能叩見。林公見是外甥，心中大喜道：“將軍少禮。”彼此坐下，問道：“怎麼中了狀元？細細說來。”馮旭道：“前蒙舅舅搭救，同錢兄到了京中，得中魁元，皇上加封先鋒之職，此是花、沈二奸賊欲害我等性命。但係聖旨不敢違拗。因同左右參謀，錢林、朱珏二人路過山東，相邀常兄佐助甥男在彼的話。”細細說了一遍。林公與湯彪聽了大喜，忙將常萬青、錢林、朱珏相請進見，即吩咐挑選精兵，款待筵席，叫群賢聚會。

次日，眾將合兵一處，祇見各府州縣，糧草齊至，惟有陽曲縣糧草兵馬未到。林公又住了一天，報道：“陽曲縣兵糧到。”林公陸帳，眾將分立兩旁，林公問道：“你係何職？因何違限？”解官道：“元帥在上，容千總細稟，祇因天雨泥濘難行，故遲緩一日，求元帥開恩。”林公怒道：“停兵一日，花費國家斗金，似此玩官，留他何用？”吩咐推出斬訖報來。刀斧手將那人推出去了，祇見那人大叫道：“俺季坤死得不明。”

馮旭在旁聽得季坤二字，猛想起當日松林之中，釋放我命，又贈我路費，莫非就是此人。慌忙走出喝道：“刀下留人。”上前問道：“漢子方纔口說季坤二字，你如何做了解糧官？細細說明，待我稟與元帥，好釋放於你。”那人道：“咱向日在花文芳家充當馬夫，祇因主人差咱殺一姓馮的相公，我思想我與他無甚冤仇，又且花文芳，是無理之事。故於中途殺了解差，放走馮生，並將隨身銀兩概贈於他。既無盤費又不敢回轉，祇得到陽曲縣，喫了一分糧，薄有微功，得陞千總。”馮旭道：“原來就是我的恩人，小弟就是你釋放的馮旭。”季坤驚訝道：“原來馮相公今日做了將軍，望乞救咱一命。”馮旭道：“恩人放心。”即走上帳，在林璋耳邊說了幾句話。林公吩咐放季坤進來，至大帳向上叩頭，謝大元帥不斬之恩。林公道：“留你帳前伺候！”吩咐放炮起營，非止一日，大兵已到鎖陽城。

不知好歹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

---

[返回 >>](#) [五美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